

魂

断

蒙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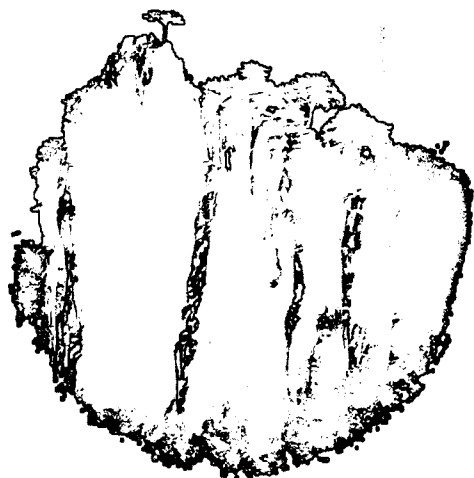
李秀青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

断

蒙
山



李秀青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魂断蒙山/李秀青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 9
ISBN 7-5063-3083-0

I. 魂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98861 号

魂断蒙山

作者: 李秀青

责任编辑: 张玉太

装帧设计: 步步赢·吉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10 千

印张: 9.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-8000

版次: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083-0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鱼与熊掌“兼而得之”的爱情神话

【代序】

张玉太

每天，每天，我都在翻阅大量的书稿，经常看到那些描写女人们爱情生活的作品，真可谓五光十色，无奇不有。但总的看来可分为两种类型：一、先锋前卫，让爱做主；二、相夫教子，贤妻良母。两种类型壁垒分明，似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但当我读完小说《魂断蒙山》之后，我感到新鲜——我欣喜地看到这是一部很有新意的小说，是一部十分难得的上乘之作。我觉得，作者试图在告诉我们：鱼与熊掌也可“兼得”。

我十分愉快地和作者通了电话，我说我看重你这部小说，不光因为故事情节有多么跌宕起伏，结构又如此严谨，语言也很独特，主要是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充满人性

美、个性美、内涵美、品貌美的好人儿——舒卉。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凄美感人，栩栩如生。她在继承传统美德与追求自我情爱的矛盾中，煎熬着，痛苦着。这是一个很令人同情，又很值得称赞的好女人。这一人物形象真实可信，光彩照人，她将其独特而又引人注目的步伐，从容地走进文学画廊，占有一席之地，让人赞叹！

我问作者，这个人物是你理想化的追求、着意塑造的吗？还是有你自身的影子？作者笑而不答，稍做沉吟后，她说，我非常欣赏您对舒卉这个人物的第一印象、第一感觉，那就是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，您归纳了我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，非常感谢您。希望您把编者感言变成这本书的序言吧。作者既然这样说了，我又能说什么呢。

作者以直面生活的勇气，撩开了蒙在现实婚姻中那层貌似平静的面纱，用热情的笔触抒写着人间真爱，讴歌着当代女性的自尊、坚强和追求。主人公舒卉和金川经过浪漫的恋爱之后，走上红地毯并且有了爱情的果实。这看似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但婚姻这只船，往往在不经意中，船头和船尾会出点小故障。在“儿子两岁那年”，金川离开了党政机关，下海赚钱去了。从此，舒卉“包揽了全部的家务”，“钱越来越多，房子越换越大”，“却越来越寂寞……”最致命的是，金川在外面有了一个“很年轻很漂亮很时尚”的情人——苏然。苏然的出现，导致舒卉愤而出走蒙山。在蒙山，舒卉偶遇一个痴迷文

学却怀才不遇的男人，他叫闻森，两个天涯沦落人一见如故，相互倾吐着苦衷，舒卉在醉酒后对闻森说了一番发自内心的话：“是的，女人就是首先为情而活。虽然女人为了孩子可以去死，为了事业可以去拼命，但这是两码事，女人首先为情而活，才是事实！”在这里，舒卉将“情”置于孩子与事业之上，这显然和生活中许多女性有所不同，现实生活中许多女性终生只为孩子或事业或其他别的什么而活着，惟独忘记了作为女人的最值得珍惜的东西——“情”。舒卉是那样宣告的，也是那样去付诸行动的。她与闻森在蒙山的青山碧水中畅游着，放纵着，狂呼着，大笑着，“开始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充满激情的放纵”，以自己酣畅淋漓的体验表达对变味婚姻的厌恶和对纯真之爱的憧憬。最为凄美的一笔当属小说结尾：闻森为了舒卉那份感人至深的爱而不惜殉情蒙山观海石下，舒卉从报纸上得到这一消息时，伤痛欲绝，当即也奔赴蒙山观海石，要随闻森而去……瓦西列夫在《情爱论》中说：“情欲是一股强大的力量，如果失去控制，它就可能成为灾难。不应该把精神和肉体分开，把梦想和现实分开。这会导致人的本质变态，导致扼杀生命。”闻森的殉情，彻底击垮了舒卉的内心支撑。她再也不能与金川生活下去了。她向金川提出离婚，无论金川怎样苦苦哀求，她的心已回不来了。透过舒卉对闻森那份爱情的忠贞不渝，感天动地，我们看到的是她人性的张扬，她用她超凡脱俗、可歌可泣的举动，为真正的爱情唱了一曲

激昂而凄婉的赞歌……

然而，在小说中，作者又不无肯定地触及到“贤妻良母”这一古老的妇德，虽然字里行间能够感觉到作者深深的叹惋。金川因车祸成为“植物人”后，舒卉的选择向我们展示了她人性中传统的一面：“她仿佛是想清楚了一切，又仿佛是什么也没想清楚，但是冥冥中她像是突然听见了自己的声音：舒卉，你知道的，你必须留下来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就算为了金川，你也必须留下来，何况还有儿子，还有年迈的婆婆。”接下来的日子是常人难以忍受的，舒卉每天到医院，为这个曾经冷透了自己心的“植物人”擦脸、喂饭、翻身、按摩、接大小便……辛苦劳累，卑琐不堪，将自己的黄金岁月消磨在这看不到尽头的年年月月。这里，她凭的是人性中的传统美德。后来，金川在一次偶然事件中，因祸得福，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，舒卉也终于有机会去蒙山见她深爱着的闻森，这时的舒卉是有机会重新获得她朝思暮想的浪漫爱情的，而且这种机遇几次都来到她的眼前，可说是伸手可及，只要她愿意。但她再次痛苦地选择了回避，而促使她做出这种痛苦抉择的，不是别的，也正是她身上那传统的道德力量在起着作用。不错，金川康复了，她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离他而去，去奔向爱情那甜美的怀抱，但问题是又一道道德的壁垒横在舒卉面前：此时闻森已经有了一个深爱他的女人——慧，她不能伤害那个叫慧的女人，她无法做到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另

一个女人痛楚之上……

舒卉，这个当代社会中随处可见的女性，在这场爱情的波折中，究竟失去了什么？又得到了什么？我们看到的，仿佛是她失去了很多很多，然而，细细回味，又仿佛是她什么都得到了：那比金子更稀缺的传统美德，那比生命更珍贵的真情挚爱……或许可以说，在物质的层面上，她已然是孤家寡人，一无所有了，而在精神的层面上，她又是那么的富有——她坚守住了她应该坚守的，她追求到了她应该追求的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她创造了一个鱼与熊掌“兼而得之”的爱情神话。不是所有的“神话”都不可创造；这部小说为读者提供了宽广的想象空间。

《魂断蒙山》的人物形象也比较饱满。无论舒卉的多情温婉，闻森的狂放热烈，还是金川的让人气愤又让人怜惜和悲哀，都反映了这个时代男人和女人处在世纪之初的迷惘、困惑、焦虑，以及本能的情欲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与矛盾。我认为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小说。

我真心地希望那些慧眼识珠的影视行家们，能够早一天发现这部作品，把这一凄美动人、闪烁着人性之美和富有浪漫色彩的爱情神话搬上屏幕。

是为序。



春夏之交的日子，虽说天气还像妖精的脸一样，仍然透着一股寒气，但春风里的丝丝暖意，已经让人们相信，热烈的季节虽然还没有到来，但寒冷的日子已经走开。然而，被阴云笼罩着的舒卉的心中，却依旧还像是在三九寒冬。

暮雾笼罩的傍晚，离家出走的舒卉，带着一颗灌满了伤痛的心，步履缓慢又漫无目的地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。就像一个凄美的电影中的画面：一位身材修长、端秀雅淡的少妇，脸上带着几乎就要落下来的凄凉和无奈，暮春的凉风吹拂着她柔顺而又秀美的长发，身穿一件长及脚踝的深色风衣，伤感而又淡定飘忽地走在画中。这样的画面，会让人忆起一首曲子，一首舒缓而忧伤的令人的心发凉眼发涩的曲子。

“这个城市叫什么来？”舒卉想不起来了。其实舒卉根本不在乎这个城市叫什么，对于一个下决心要离家出走的女人，出走才是惟一的目的，至于走到哪里根本无所谓。

舒卉在火车站，很随便地从一个票贩子手里，买来了那张火车票。火车票上写着一个很遥远很陌生的地名。虽然不是一张卧铺票，舒卉却很满意那个遥远和陌生的地名，她想只要先走的遥远一

点，管它是不是卧铺票，反正我在火车上也睡不着。

她本来还不该下车，火车还要再过十几个小时，才能到达那个遥远和陌生的地方。可是火车上，坐在她对面的一个目光呆滞的男人，却突然开始猛烈地抽起烟来，而且一口接一口，一根接一根。尽管周围是一束束厌恶和敌视的目光，甚至有人已开始狠狠地训他、骂他，那人却翘起二郎腿一副我行我素的神态。

那是一个胡子像杂草一样丛生在脸上，一眼就能看出是一个落魄的找不到北的男人。舒卉被他的烟熏得连连咳嗽又想恶心。她很想把那人的烟，从那人的嘴里猛然拔出来，狠狠地摔在地上用脚踏死，然后再甩那人几个耳光，可是她却光那样想没那样做。

终于，有人去叫来了乘警。心灰意冷的舒卉实在没有心思看热闹，恰在这时，火车像一个坐着瞌睡的人，突然点了一下头似地停下了。于是厌烦透顶的舒卉，在一瞬间便决定提前下车。她想，反正我已离家出走，至于我想在哪里下去，还不是我自己说了算。

神思恍惚的舒卉，随着下车的人流走出车站时，曾回头像是很认真、其实却没有用心地看了一眼这个城市的名字，所以此时，她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城市叫什么了。想不起来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无论她怎么令自己分心，也无法阻止她想念和牵挂她的儿子。她只好一次又一次宽慰自己说：“准准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已经负责了十几年了，也该让金川那混球、狗汉奸尽尽做父亲的义务了！”

暮春的晚风，吹得就像是有一群妖精在身边哭泣，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没有月色的傍晚，初燃的华灯将舒卉的身影一会儿拉得修长，一会儿又按得粗胖，如有几个难缠而又顽固的鬼魅始终伴在她左右，使内心伤痛的舒卉就像走在地狱里。可是走着走着，她感到身体慢慢热起来后，心里却更加寒凉了。除了寒凉还有一团乱麻似的冤愤和无奈，毒液一样泡在她的心里，令她突增一股咬牙切齿的

愤怒！恨不能立即把身边的电线杆子，一脚一个都踢出天外去！因为离家出走实在不是她心甘情愿的选择。是的，谁会心甘情愿地离别自己亲手建造的家园呢？但是现在，她除了逃离那个曾经令她幸福和温暖的家，摘心割肉般疼痛地抛下自己的宝贝儿子，剩下的就只有自杀和杀人了。

她带的东西不多，除了手上提着一只高档漂亮的坤包，背上还有一只不算太大的旅游包，但是，她却带了一笔数额很大的钱。

钱是她的丈夫金川赚的。是她承担了儿子和全部家务后，金川用智慧和汗水赚的。本来金川赚的钱可以像他下海时说的那样，让她和儿子过上更美满、更富有的日子。可是金川在把赚到的多数钱交到她手里后，还在外边养了一个年轻漂亮的情人。

金川的情人名叫苏然。是舒卉曾经视为妹妹一样的一个女人。苏然是一个很年轻很漂亮很时尚、会唱很多流行歌曲还很会跳舞、喜欢热闹又很会应酬场面的、媚得让男人乱心的女人。尽管她和舒卉都属于漂亮的女人，但她们却不是同一种漂亮的女人。舒卉的漂亮很高贵、很优雅，令人赏心悦目，让男人产生一种敬慕、一种温暖、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；苏然的漂亮很艳丽、很性感，非常光彩夺目，让男人产生一种冲动、一种忘我、一种无可救药的渴望。金川对苏然的喜欢，不是老板对女秘书逢场作戏似的喜欢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、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喜欢。

纸怎么能包住火。舒卉最终知道了这个在所有亲人和朋友中，几乎是已经半公开的秘密。当时，她的反应就像是看见死人又活了似的，令她怀疑是在梦中。怎么可能，金川怎么可能会有别的女人，我们曾经是那么相爱，那么甜美，那么情深意笃？可是事实却是那么无情！瞬间，舒卉整个人被愤怒淹没。阳光仿佛没有了光泽，心里变得如同冬天一样荒凉。

愤怒和屈辱的眼泪，就像飞流直下的瀑布一样，凭她怎么努力都无法让它停止。她曾经用整个生命爱着金川。金川是快乐的，她就是幸福的。金川的健康和快乐，一度成为她生命中的最终追求和最高目标。金川是她的丈夫，也是她的骄傲和她的尊严！但那时她的整个生命，甚至全身的每一个毛孔，仿佛都张开了愤怒的大口，在歇斯底里地狂喊着：恨他！杀他！离婚！绝不原谅！

舒卉的妈妈这几年，没少花金川赚的钱，她看着女儿伤心又疯狂的样子，一句抱怨金川的话也没说，却抹着眼泪劝慰舒卉说：“卉，人都有犯迷糊的时候，如果你还爱他，就不要轻言离婚呀。”

我还爱他吗？就算我仍然爱他又有何用？！不！他已经背叛了我，已经把爱情给了另外一个女人！

舒卉尽管如此想着，也做出一副绝不原谅金川的姿态，却仍是在潜意识里渴盼着，金川能尽快地来看望她、抚慰她，五体投地地跪下来请求她原谅他。因为他们毕竟有十几年的夫妻感情，就是为金川着想，她也不忍心轻易就把金川交给一个不讲道德、没有廉耻的女人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还有一个他们共同爱着的，需要温暖、需要亲情和关爱，才能健康长大的儿子。

果然，金川很快地来了，也真是跪下来了。他五体投地地跪在那里，看着舒卉因悲愤而异常冷艳的脸，带着深深歉疚和碎心的心疼，诚惶诚恐地说：“舒卉，原谅我吧，我错了。只要你肯原谅我，你打我骂我都依你。”

“哼！我不打你，也不骂你！既然你已经有了别的女人。咱们离婚！只有离婚！”舒卉咄咄逼人的目光，像两把锋利的刺刀，寒光闪闪，刺得金川不敢抬头看舒卉的眼睛。

“不！我爱你。”金川低声下气地说，“你是我惟一的妻子，我不能没有你。”

“哼！你爱我，我是惟一。那么她呢？啊？”舒卉怒目喷火地问道。

“她、她只是我的秘书。”金川颤颤地说。

“秘书！专门和你上床寻欢作乐的秘书？”舒卉语气里带着讽刺，一脸蔑视地问道。

“舒卉，你别说了。求你，我知道我错了、错了，彻底错了。”金川垂头丧气地说。

一股难以遏制的愤怒，几乎令舒卉窒息。不是因为金川的背叛。说真的，自从和金川相识、相知，到相爱、相亲的这十几年里，她还从来没有因任何一件事情，为难过金川。金川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，这么一副没筋没骨、窝窝囊囊的样子面对过舒卉。说实话，舒卉此刻宁可立即跑到地狱里去看见阎王，都不愿看见一贯气宇轩昂、英气四射，令自己崇敬和爱慕的丈夫，有如此下作的样子。深爱 and 深恨同时纠缠着她的心，令她感到心中有什么东西在破碎，仿佛不愿意看见金川外犷内敛，光明磊落的形象轰然倒下，立即伤心地把脸扭到别处，愤怒的脸上虽然泪流如飞，却仍是不依不饶地斥问道：

“说！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
“求你了，别问了舒卉。开始，我、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。”

“好！既然你不想说，我就只有两个字，离婚！”尽管从表面上看，舒卉把“离婚”这两个字说得铿锵有力，仿佛落地有声，但在她内心的深处，“离婚”这两字好像还远在天边飘浮般的遥远。

“不！舒卉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吧。当时我肯定是喝多酒了。是晕了，是死了……”金川用极度悔恨和哀伤的眼神，可怜兮兮地看着舒卉祈求着，态度是那么诚恳而又恐慌。

于是妈妈那句“如果还爱他，就不要轻言离婚”的话，让舒卉

在关键时刻做出决定：好吧，我就原谅他吧，妈妈说了，是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再说宽容是一种美德，何况他是我的亲人，我的丈夫，我儿子的父亲。好吧，既然他已经深怀悔恨地承认了错误，我就原谅他这一回吧。好吧，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权当是我拯救他这一回。

“但是，你必须立即辞掉她。”

“好吧。我一定辞掉她，明天就辞了她。”金川像是拿到了赦免令，答应得非常痛快也非常坚决，就像是一个准备上战场决斗的骑士，带着一股壮烈。

然而舒卉无法知道，翌日早上，当金川面对苏然时，苏然那双关切的目光，是完全忘记了她自己的。还没等金川开口，她就急切地问道：

“金川，怎么样，舒卉姐没有太难为你吧？”

“苏然，我对不起你。”金川低着头，尽管他是那么不舍得让她离去，但是为了舒卉和儿子，他还是低着头，硬撑着将下面的话说出来。“苏然，你、你还年轻，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和幸福。你知道我也不舍得让你离开，但是，既然舒卉已经知道了……”

“金川，你不要说了，虽然我会离开公司，但我绝不会离开你。绝不！”

“苏然，这样对你不公平，你……”

“只要你爱我，我什么都可以不在乎。”

“我爱你，我非常非常爱你。可是你知道我已经有了舒卉了。她是我的妻子，一个好妻子。我、我们曾经非常相爱，现在也仍然相爱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并不计较你们仍然相爱，只要你也爱我。”

“我、我虽然也非常爱你，可、可我真的不忍心，再继续伤害

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了。你、你就走吧，我在心里永远把你当做亲妹妹……”

“亲妹妹？我们的关系真有这么简单吗？虽然我给了你我全部的实意真情，但我并不企求要什么名分。虽然在漫长的孤夜里我每一秒钟都在真切地想念你，但我并没有要你和她的离婚。为了爱你，我放弃了尊严和人格！忍受着人们的轻视和诋毁，可你，你为什么，为什么就对我如此薄情，这么狠心呢！？”苏然悲伤的眼泪，因冲刷着浓厚的眼影，像两条细长又透明的蚯蚓一样，在她因哭泣而变得不再美丽的脸上蠕动着。“是呀，舒卉姐是你的妻子，可是你真的很爱她吗？如果你爱她更胜于爱我，为何又和我好呢……”

“可是苏然你知道的，我是不可能和舒卉离婚的，我、我想长痛不如短痛，我真的不忍再伤害舒卉，也不愿意再对不起你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”

“不！不行！”苏然脸上像透明蚯蚓似的泪溪蠕动得更欢畅了，把她那张浓妆艳抹的彩脸弄了个乱七八糟。“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舒卉姐既有婚姻又有爱情，难道我只要你的爱情还不行吗？不行吗？”

“好好好。你别哭了，别哭了。”于是，金川便在苏然涌流的泪水和凄恻的责问中，忘记了舒卉和他对舒卉的诺言。再次怜香惜玉、充满感情地将那个小泪人紧拥进怀中。“别哭了，别再哭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我永远爱你，永远爱你，再也不说让你离开，我也不舍得让你离开，你也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永远是我的……”

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晚上，舒卉已经洗澡上床了，金川突然又一次跪在舒卉的面前。当时毫无心理准备的舒卉，还以为金川是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她欲跳下床来扶起他时，却听见金川有点强词夺理地说：“舒卉，人家把一切都给我了，我怎么能抛弃人家呢？再说人

家、人家并不要什么名分呀。”听金川的语气，像是人家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，倒是舒卉有点太不通情达理了。

一时间，倒真把舒卉给弄糊涂了，她见金川跪在她面前，竟顾不上去弄懂金川的意思，就先关心起金川来，她甚至是十分和气地说道：“金川你起来，你起来。男人长腿是为走天下的，不是为给老婆下跪的。你快起来说话。”

金川真就立即站了起来，面带感恩的卑笑问道：“舒卉，这么说你肯原谅我们了？”他脸上的表情，就像舒卉是他的上级领导，刚刚赐给他一个梦寐以求的职位似的，令他无法掩饰兴奋。

“我们？‘我们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和苏然。”

舒卉望着曾经爱自己更胜于生命的金川，像是突然从噩梦中惊醒似的，怎么也无法相信他吐出的每一个字符都是真实的。在那一刹那间，她甚至差一点还想告诉金川，她刚刚做了一个多么可笑的傻梦。可是，金川却明确地告诉她，他决定不再放弃苏然了，那态度就像是对某种信仰的坚定，热得就像是已经射出枪膛的子弹一样，谁都无法再阻拦他。

舒卉仍然不相信金川会说出这样的话，觉得曾经熟悉如己的金川，突然变得陌生起来。不光是陌生，还有点肮脏可恶，简直恐怖如妖。就像他是刚从身边的电视里，猛然蹦出来的一个赝品金川似的，她懵在那里。空气在刹那间冻结，她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，心里犹如猛地插入了一把锋利的匕首。他知道她在霍霍地疼着，却仍是袖手旁观。她看着金川，心一寸寸凉透，寒气深入骨髓。随后她晕倒在地上。

她以为金川只是偶尔犯了一次错误，虽然极不应该，但她仍是用自己的爱心和大度彻底原谅了他的错误，以为只要自己不再计

母的生病和庆寿，兄弟姊妹的婚迎嫁娶；小到孩子的吃喝拉撒睡，金川每天穿哪一身衣服、系哪一条领带。金川就是她的一切，她看见了金川，就仿佛是看见了生活的全部，自己的幸福。

心高气傲的舒卉，一直以为她在金川心中也是最好的，一直以为她永远是金川的惟一，一直以为金川会永远爱她、珍惜她、尊重她，死都不可能伤害她，才甘心情愿地为金川奉献了她的全部，才死心塌地地把他是快乐的，她就是幸福的当做她生活的目标去追求。

怎么办呢？

既然我肯定我是不可能容忍也不可能原谅，那我该怎么办？

离婚！

真的离婚吗？

不！为什么不？

那样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。

那不离婚呢？

像他们说的那样，睁一只眼睛，闭一只眼睛，难得糊涂吗？

更不！

为了有一个名分上的丈夫，委屈我自己，这样的角色绝不属于我舒卉！

绝不！

那就祈祷上帝，让他们快点结束，然后再和他重修旧好吗？

不，对我舒卉来讲，压根就不要这种可能！

那怎么办？要不出走？

对！我要出走！

对！我要拿上我该拿的一部分钱出走！

对！完全正确！这是除不杀自己就杀金川之外的惟一选择！